

心苑餘材

下

□ 13
3020
2上

心苑餘材卷之下

南紀 鎌田鵬 輯

又問今日爲子盡孝莫大揚名顯親欲遂顯揚莫先
立身行道吾儕求道非不切切無奈常時間斷處多
曰試說是如何間斷曰某之志願常欲照管持守此
個學問有時不知不覺忽然忘記此便是間斷處也
曰此則汝之學問原係頭腦欠真莫怪工夫不純也
蓋學是學聖聖則其理必妙子今只去照管持守却
把學問做一件物事相看既是物事便方所而不員
妙縱時時照見時時守住亦有何用我今勸汝且把



此等物事放下一邊待到半夜五更自在醒覺時節必然思想要去如何學問又必思想要去如何照管持守我的學問當此之際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審問說道學問此時雖不見前而要求學問的心腸則即現前也照管持守工夫雖未得力而要去照管持守一段精神却甚得力也當此之際又輕輕快快轉個念頭以自慶喜說道我何不把現前思想的心腸來做個學問把此段緊切的精神來當個工夫則但要時便無不得隨處去更無不有所謂身是在而學即在是天不變而道亦不變安心樂意豈止免得

間斷且綿綿密密直至聖神地位而亦無難也已故必如此方是仁人亦必如此方是孝子也按牛頭喫草又問一友汝平日以何爲中而所用工夫又如何求中耶其友作而對曰中之爲理果是難言茲欲言中請以鐘喻經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之未生中在天地渾然寂然即鐘之初融大冶豈嘗有鐘之跡哉及甄而鑄之舉而懸之是則天地之既生乎人人之各有其身而人果類乎鐘矣然天地果孰生乎人哉一中以生之也人亦何以爲身哉一中以爲身也是故有耳以聽聽則能聰有目以視視則能明有口

以言言則響應有四肢以動動則快當有心意以思思則分曉伶俐是中即此身身即此中自赤子以至老死自我輩以至途人又何中而非身何身而非中也耶傍有一人相詰曰子之以鐘喻身以身體中言則似矣獨不思儒先謂人有氣質之性故中雖同而氣質不同氣質清美者常少而薄劣者常多其薄劣者即鐘之土泥以窒其空木石以礙其旁雖盡力叩之亦俗謂撞木鐘敲土磬也學者須是克去己私變化氣質然後心無物欲而自虛虛以應感而自中矣以鐘喻人須當似此果只如君所言不亦太混沌也

耶余覺其詰論稍失和平徐爲解曰二子之言各有攸當其初所論於本體固不雜而工夫未備其次所詰辨於源頭雖少清瑩而當下却見受用即此時一堂上下人將百計其耳目心志亦豈不有百樣却於二子所言一句一句無有一人不入於耳亦無有一人不想於心者何哉蓋因各人於此坐立之時一切市喧俱不亂聞凡百世事俱已忘記個個傾着耳孔而耳孔已虛個個閑着心竅而心竅亦虛其虛既百人如一故其視聽心思即百樣人亦如一也然則人生均受天中而天中必以虛顯豈非各有攸當也哉

聖人謂仁者人也爲道不可遠人其初論者近之又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而時中其次論者近之大
衆乃共請曰虞廷相傳原要允執其中不識此中如
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個一定而可用力持守
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執而豈虞廷之所謂中
也哉適纔所論曰中即人人之中人與中固無二體
又曰中必虛虛必中虛與中亦果無二用也故易謂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
又何暇執若吾儕有志而善用功者亦在慎所感通
而已欲慎感通則在不離師友而已使一生常在會

中每會常若此際是即可云時習而說亦可云朋來
而樂孔子所以學則不厭教則不倦直賢堯舜而取
衣鉢以付之吾儕但看吾儕接受福分如何耳幸共
勗諸幸共勗諸

善解

又問先生說形色天性一章聞與衆不同如何曰其
說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口氣則似
於形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略形更覺無意味
也大要亦是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
爲重及談性命更索之玄虛以爲奇崛軻氏惜之故
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以爲天性也惟是

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踐
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裡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盡
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完
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必渾然是個聖人始
可全體此個形色善解

又曰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
妹亦互相憐愛直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每讀論孟
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常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尋常
人情不爲緊要不想後來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
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却

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
來細讀直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又看大
學又看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
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
又曰慎獨二字則學庸皆加意焉蓋人到獨知再躲
閃些兒不過縱是外邊遮飾彌縫或也好看然中心
不安難免慚惶局促也確論

又曰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蓋伏羲
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
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

心法餘才 卷之十
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奈他志力精專以致天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團光燦燦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是性命的根元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行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直至五十歲來依然乾坤混沌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直傾瀉銀漢盡吸蒼溟以將潤其

津唾扶搖剛風迴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爲我而我之不爲天命不爲性而性之不爲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論奇
又問羣龍无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見也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解奇

又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

作得主張方好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蓋因忘記故心茫蕩若工夫常在則茫蕩自無矣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初先不明頭腦而只任汝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爲妄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況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之

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難說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曰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汝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如慎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工則獨便爲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常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常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偽慎獨之功原起自人而獨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固說心爲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常絲毫茫蕩耶是則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却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解

又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良知良能既並言後却只言知者何也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

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曰心體之妙如此乃今時學者於陽明良知之宗猶紛紜其論何哉曰陽明先生棄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小但其時止要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自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與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脉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

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何見得是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極其弟則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一國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知能之辨確矣

又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爲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曰性

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於此豈亦氣質之爲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爲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於孟子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質之說主於諸儒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來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爲之耳目肢體而視聽起居者質則爲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況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故維天之命充

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敬霽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蓋謂性雖無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在平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玄虛何以率物請爲吾子詳之今堂中聚講

人不下百十堂外往來人亦不下百十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賤賢愚今以形色天性而爲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我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應以目矣而我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我輩則必謂非耳也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以口與身矣而我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爲天命耶昧其心以從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爲氣

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善亦無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能同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善萬善若夫化氣質以爲天性率天性以爲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好譬

又問某聞天下之道皆從悟入常觀同志前輩談論良知本體玄微超脫或聽其言或觀其書皆令人忻快踴躍反觀其作用殊不得力其故何也曰吾儒之

學原宗孔孟今論語孟子其書具在原本未嘗專以玄微超脫爲訓然其謹言謹行明物察倫自能不滯形迹妙入聖神者原自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性道中來也蓋格物以致其知知方實落達道以顯其性性乃平常故其常汎觀古今聖賢其道雖從悟入其悟却有不同者有從有而入於無者則漸向虛玄其妙味愈深則其去人事日遠甚至終身不肯回頭自謂受用無窮也有從無而入於有者則漸次入於渾融其操持愈久則其天機愈顯所以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也此個關頭最是聖

狂要緊學者不可不早鑒而敬擇也精細

又問臨事輒至倉皇心中更不得安帖靜定此多養之未至故如是耶曰此固養之未至然或是養之未得法使然也曰如何是未得法曰是因他先時預有個要靜定之主意後面事來多合他不著以致相違相競故臨時亦覺衝動不寧也曰靜定之意如何可不要孟子當齊亦云能不動心也曰心便則可不動若只意思作主如何能得不動故孟子是以心當事今却是以主意去當事以主意爲心則雖養之百千萬年却終是要動也已問意思與心不同還覺未能

解曰意是要心不動只此要不動的意思已是事未來而自己已先動矣問安有事來而又不動耶心之不動其景象却又如何曰無動而無所不動無所不動而實無所動也大約此處是用意思不得只能常不用意思便不動之本心自然可見亦自然得力也已精細

又問良知說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赤子時說若是年既長成則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費多少心思而後能得無所不通也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

不活時便說是人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其擬議思量何啻百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是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爲而爲命則莫之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爲知本不慮而明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

慮也已

精細

又問相待日久雖教言在心然終不能了得如何曰吾心良知妙應圓通其體極是潔淨如空谷聲響一呼即應一應即止前無自來後無從去徹古徹今無晝無夜更無一毫不了處但因汝我不識本真自生疑畏却去見解以釋其疑而其疑愈不可釋支持以消其畏而其畏愈覺難消故工夫用得日勤知體去得日遠今日須是回轉貪癡牙根咬定斬釘截鉄更不容情汝我言下一句即是一句赤條條光裸裸直空谷應聲更無沾滯豈非人生一大快事耶

又問心性分別如何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
心之爲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
心視仁義禮智而猶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
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
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爲然矣
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
可端倪渺茫而無從實際非覲其難而阻則詆其幻
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爲隱則必有所
藏既稱爲微則必有所具端倪固睿可相通實際亦
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睿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

微之難入焉

此句歸於之間疑

于是窮理事物將散

殊以溯本原

此或罪一字

克私意思欲矯強以還純一噫見亦左

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見於外根本則

微而隱於內也乃壅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

焉者之暢茂實其內焉者所由來也學者於此心之

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爲

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

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

可已即其探究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

於見解者自將觸類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順時

而調達豈非學者之要圖而志學者之首務也哉惟
吾儕共最之亦非窮理克己

又問此心每日覺有一念而善念多為雜念所勝又
見人不如意長生念嫉從容時尚可調停若倉卒必
暴發不平及事已又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方好也
曰心是活物應感無定而出入無常即聖賢未至純
一處其念頭亦不免互動定性書中所云惟怒最為
難制則人情大抵然也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
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惟善推車者其輪輦迅
發則塊磊不能為碍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

能為阻也况所云念頭之雜念怒之形亦皆是說前
日後日事也孔子謂不追既往不迎將來工夫緊要
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如何曰
若論此一時則此已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教一毫
雜念也自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此
好處却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心體的
確可以為聖為賢而甚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
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
崎嶇可以阻得有甚麼灘瀨可以滯得况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為易搖而

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終身由之而絕無崎嶇難瀕也
故易經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孟子自可
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古今一路學脉真是簡
易直截真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
人未聞以崎嶇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
難瀕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曾推而預愁崎
嶇之阻舟未曾發而先懼難瀕之橫此豈途路之扼
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哉誠不可不自省也
又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終
難止息如何乃可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

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為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
又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
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
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蓋獨以自
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
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
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
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
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
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

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
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
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亂亦知
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
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
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
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
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
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
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論確

又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人學
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如何曰
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
說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又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爲
學須是由勉而安方無躡等徑造之病今云行仁義
分明是勉然之功云由仁義行分明是安然之功若
舍却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強而安然自
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
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歧處
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

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
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
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勉強處起手此段意思却
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
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孟子謂仁義之實
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
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
透徹而又久久不去者為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
十分難事况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
多少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知體之實有許多艱

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解脫
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泳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
已而至於手舞足蹈未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
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
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平生方得渾化若更從外面
比倣脩為狗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
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閑然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
做得成了家當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
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
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為出門一步差却豈不

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辨之也哉精細
又問坐間有云此學之妙可以點石爲金曰如此譬
喻與聖人之學尚覺不切蓋石與金原不相同若謂
人之學聖似石化金則視聖學太高而視吾人過卑
矣不若譬之鍊礦則渾然更無分別但礦則體質硬
脆色不明潤不能成用金則體質柔滑精采光瑩隨
人用之皆可行使此其間只爭鍛鍊之功而已若論
吾人天命之性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與聖人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體如金在礦何嘗少他分毫
蓋自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

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明白圓妙真是人人
具足個個完全但天生聖神則能就中先覺先悟於
天命此個聖體直下承當受用正如礦石過火便自
融化透徹更無毫髮窒礙間隔却即叫做聖人然究
其所覺悟的東西則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
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
片精金空只藏在礦中而不成受用雖是時時習之
而却不著雖日日行之而却不察即終身去愛親敬
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甘心做個凡夫而
不得名爲知道也故聖人之教天下不是能令吾人

於良知良能之外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
先覺覺後覺如用火鍛礦則礦一過火便即是金吾
人既覺則即我本性便即是聖故曰豈不易簡豈爲
難知譬喻親切

又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去
向的確地位方得聖不徒聖做成個大聖人也承教
之後日復一日翻覺工夫再難湊泊而心胸茫無畔
岸也苦將奈何曰此中有個機括只怕汝或不能身
自承當爾曰教我如何承當曰汝若果然有大襟期
有大氣力又有大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

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達道工夫難得湊泊
即以不屑湊泊爲工夫曾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
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
我豈不一大快事也耶大衆譁然曰如此果是快活
余徧呼語曰此時諸君汝我雖十數人而心心相照
只蕩然一片了無遮隔也衆又譁然曰果是渾忘各
人形體矣一友起問此可言致廣大否曰致廣大而
未盡精微也其友又起問如何方盡精微曰精與粗
對微與顯對今諸君胸中着得個廣大即粗而不精
矣目中見有個廣大便顯而不微矣若到性命透徹

之地工夫純熟之時則終日終年常是簡簡淡淡溫溫醇醇未嘗不廣大而未嘗廣大未嘗廣大而實未嘗不廣大也是則無窮無盡而極其廣大亦無方無體而極其精微也已曰不知此體如何應事曰廣大時以廣大應精微時以精微應廣大精微合時便合廣大精微而應之也曰不知其中又如何用工也曰廣大則用廣大工夫精微則用精微工夫合廣大精微則用合廣大精微工夫蓋汝若不是志氣堅銳道理深遠而精神凝集則何能如此廣大如此精微又如此廣大精微妙合而不測也哉故即是可以應事

而即是可名工夫亦即是而可漸學大聖人也已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不相離今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某所未解也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囿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己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己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

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內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朗朗而無遠弗屆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內外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是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著事來便隨時答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頭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比量闊隘則中藏氷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事順無情也哉論奇

又語一友曰汝獨不思汝心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

不知其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為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為得來耶其友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從為中出來亦誠然非可容人為得來也曰此心之知既果不容人去為得則類而推之亦恐不容人去蔽得即果不容人去蔽得則子路雖強所不知以為知其本心之知亦恐不能便蔽之也已其友亦默然良久曰誠然此知非一切所得而蔽之也於是滿座皆浩然發諸慨嘆曰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為又為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論奇

○此章原解論語孔子告子路以知之章以語友入者今刈其繁文強撮其要以故文前後似不相照應

者且其的確去爲等之語亦因友人
之言反覆以告之者也觀者察焉

又問今世有堅志強學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
亦能於事變不動難說其終不能寂也曰此心至靈
何所不有若果強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
者流其坐入禪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
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
慎歟

又一友自述其平日用工只在念頭上纏擾好靜惡
動貪明懼昏種種追求便覺時得時失時出時入間
斷處常多純一處常少苦不能禁方悟心中靜之與

動明之與暗皆是想度意見而成感遇或殊則光景
變遷自謂既失乃或倏然形見自謂已得乃又忽然
泯滅總無憑準於是一切醒轉更不去此等去處計
較尋覓却得本心渾淪只不行分別便自無間斷譬
如坐在此大廳中則凡門戶磚瓦皆是此廳即行動
轉旋莫非我廳矣真是坦然蕩蕩悠然順適也或詰
之曰汝謂此心渾淪常時無間其於本體誠然但不
知學問工夫却在那處旁一友從而質曰兄試說他
此心體渾淪常無間斷果是果不是曰如此渾淪豈
有不是之理如此渾淪是了又豈有不第學問之理

詰者曰然則善都不消爲而惡亦不必去耶旁友不能答先生乃代之言曰亦只患他的渾淪不到底爾蓋渾淪順適處即名爲善而違礙處便名不善也故只渾淪到底即便不善化而爲善也非爲善去惡之學如何衆皆有省明白又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諸公乾之爲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即主也易之卦爻俱是以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余曰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

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論奇

又問陽明學問似微與諸儒不同如何曰豈惟陽明爲然即宋時諸儒學問亦難盡同如周子則學在主靜程子則學在主敬朱子則學在窮致事物之理至我朝陽明先生則又獨謂學在致其良知此雖各有所見然究其宗旨則皆志於學聖故小有不同而失其爲同也蓋聖之爲聖釋作通明如周子說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顯是主於通明也程子說主敬則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亦是主於通明也朱子說在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亦是主於通明也是三先生之學皆主於通明但其理必得之功效而其時必俟諸持久若陽明先生之致其良知雖是亦主於通明然良知却是明不屬效驗良知却原自通又不必等待況從良知之不慮而知而通是聖人之不思而得從良知之不學而能而通之聖人之不勉而中渾然天成更無斧鑿恐三先生如在亦必當爲此公首肯而心契也已

近溪更進陽明不必也

又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曰某自知學即泛觀虫魚愛其羣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

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獨於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於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於利害私於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己益則歸人損則歸己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髮膚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爲急焉三十年來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又問陽明先生所指良知在人心從何所發曰良知

無從而發有所發則非良知也然則良知實在果何
所歸曰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人爲人無歸無所不
歸也曰然則亦有動靜之時否曰亦無動靜也曰若
無動靜則起居食息都無分別矣乎曰起居食息不
過是人之事既曰在人爲人則人已渾然是個良知
其事之應用又可得而分別也耶曰良知完具于人
又有見與昧何也曰見是覺處知常而覺暫覺之現
於知猶泡之現於水也泡莫非水而現則有時中庸
見乎隱是言覺顯乎微是言知孟子亦云先覺後覺
先知後知也

妙論

又問知得良知却是誰今欲知良知從何下手曰朱
子云明德者虛靈不昧虛靈雖是一言却有二義今
若說良知是個靈的便苦苦地去求他精明殊不知
要他精則愈不精要他明則愈不明豈惟不得精明
且反致坐下昏睡沉沉更支持不過了若肯反轉頭
來將一切都且放下到得坦然蕩蕩更無戚戚之懷
也無憧憧之擾此却是能從虛上用工了世豈有其
體既虛而其用不靈者哉但此段道理最要力量大
亦要見識高稍稍不如難以驟語

悟入
正路

又問良知即是本來面目今說良知足矣何必復名

以本來面目也耶曰良知固是良知然良知却實有個面目非杜撰而強名之也曰何以見之曰吾子將問何以見之此時此語亦先胸中擬議否曰亦先擬議曰擬議則良知未嘗無口矣擬議而自見擬議則良知未嘗無目矣口目宛然則良知未嘗無頭面四肢矣豈惟擬議然哉予試問子以家相去蓋千里也此時身即在家而庭院堂室無不朗朗目中也又試問子以國相去蓋萬里也此時身即在國朝堂班行無不朗朗目中也故只說良知不說面目則便不見其體如此實落其用如此神妙亦不見得其本來原

有所自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而現在相對面目止其發竅之所而滯隔近小原非可與吾良知面目相並相等也

又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如何曰不著不察耳譬之礦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采耳此友良久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知後復是如何曰能知即聖人也曰知後乃方可入聖焉耳非即聖人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

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謂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意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功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又問別後工夫常苦間斷奈何曰工夫得不間斷方是聖體若稍覺有間縱是平日說有工夫亦還在凡夫境界上展轉都算帳不得故學者欲知聖凡之分

只有自考古夫間斷不間斷耳曰工夫不能超凡入聖恐多是不熟所致曰凡境與聖體相去如天淵之隔相異猶水火之反凡境工夫縱熟亦終是凡即水縱熟亦只是水不可謂水熟極便成火也問凡境工夫縱熟無用不知聖體工夫亦有生熟否曰有生熟而體段不同耳此處極微須譬喻方得今人家種果木者其核生土中即根株枝葉一時具足難說其非樹也及至成熟却得多少歲月滋培又難說其即成樹也但雖至成樹而根株枝葉與始初不爭一些言下乃憬然悟曰果核致成大樹只爲他生氣津津聖

體工夫誠然在不間斷處見真消息也曰功夫間斷與不間斷果是聖凡分處然聖凡相去不遠亦惟在其見之善自方便焉耳彼今人懇切用工者往往只要心地明白與意思快活及至纔得明白快活時俄頃之間又倏爾變幻極其苦惱不能自勝若人於其變幻之際急急回頭細看前時明白者今固恍惚矣前時快活者今固冷落矣然其能俄頃變明白而爲恍惚變快活而爲冷落至神至速此却是個甚麼東西此個東西既時時在我又何愁其不能變恍惚而爲明白變冷落而爲快活也耶故凡夫每以變幻而

爲此心憂聖人每以變幻而爲此心喜

又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之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來否也於是諸友論議或謂本無去來而今則不免或謂雖暫去來而本體終會自復如是之說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曰目視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汝目果常明耶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日常無不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來是天性離形色

而形色非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去來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即日光而見其明也不知爲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來而心目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又問晚來所教尚求而未得曰子於所求未得而心即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知未得而口即言之未嘗或差是汝口之本然能否曰是口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

口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睡既喚而醒然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知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口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而可引之終身也况以聖賢經傳而會通之則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口之未得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而脩道之謂教也學者如是學即所謂

心齋食本 卷之一
爲之不厭而時習而說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立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到海之水寧不出諸涓滴之泉碩果之結寧不本諸纖芽之種也耶諸生其益勉之予日益望之

又論中庸曰此書須要先認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字也故其章首語道即曰率性率性者自然而然不別加意思是也又曰不可須臾離不離須臾者自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也又曰喜怒哀

樂喜怒哀樂者隨感而見無事而非率此性也故此個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情性聖人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求諸古只求諸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

又曰中庸論聖人却有不能愚夫婦到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其次又嘆鳶飛魚躍爲上下照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鳶魚處蓋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

又曰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忻忻以

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果能意思忻忻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觸處自然相通

又夏子曰恒謂聖賢非人可及故究情考索併力支吾求之愈勞而去之愈遠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於日用之間自視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之儒先賢哲恐亦難以殊論是以近來考索支吾雖不敢廢然不爲拘迫而喫力矣曰子之近得比之前時果大逕庭但停當二字尚恐或未盡停當也潘子亦從傍笑曰世之人欲求停當二字爲甚難夏兄則去停

當二字亦又甚難也夏子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予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時而要有時而不要矣獨不觀茲栢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如何也又不觀海疇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出如何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易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子蚤作而夜寐笑嬉而偃息無往莫不此體豈待言動事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事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

則未臨言動事爲固是錯過而既臨言動事爲亦總是錯過矣夏子憬然自省作而應曰子在川上謂不舍晝夜吾人心體決不可一息有間況今當下生意津津真不殊於禽鳥不殊於新苗往時萬物一體之仁果覺渾淪成片矣翻思前此欲求停當豈不是個善念但善則便落一邊既有一邊善便有一邊不善既有一段善便有一段不善如何能得晝夜相通如何能得萬物一體故知顏子不改其樂孔子再四嘆而賢之亦因顏子得此不息之體其樂自不能改若只說顏子能以貧自安而不改則我輩稍有志向亦

可勉而爲之恐難以動孔子之嘆如是也予曰子之所見果於所執而將渾化但願自今以後日同諸生將此生生之機暢達敷布俾一州二邑父老子弟俱欣欣以興孝興弟相養相安共茲林之禽鳥而和鳴並茲疇之嘉禾而秀穎則萬物並育之風六合同春之象行自昆陽而肇端以莫可涯量矣

又語客曰今盈宇宙中只是個天只是個天便只是個理惟不知是只是理者方始化作欲去如今天日之下原只是個光亮惟瞖了目者方始化作暗去了也衆曰凡物有個頭腦此默識而知是學問的頭腦

客憬然悟曰幸矣幸矣我公祖未說破時老懷慌慌
亂亂只覺得人欲紛擾一般今一叫醒則反而求之
我自侵早起來梳頭洗面頂冠束帶清茶淡飯繼而
踴躍赴會扶筇登山迎公祖而坐聽諸君而講耳聰
目明身輕志快即頃刻之間而寸寸步步俱化作一
團天理果然天日常明而人自雙睛也學之有頭腦
也如是哉

又曰蓋仁之一言乃生生之德普天普地無處無時
不是這個生機山得之而為山水得之而為水禽獸
得之而為禽獸草木得之而為草木天命流行物與

无妄總曰天命之謂性也然禮經云天地之性人為
貴人之所以獨貴者則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
道也如山水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山水禽獸
雖得天性生機然只成得個禽獸草木雖得天性生
機然只成得個草木惟幸天命流行之中忽然生出
汝我這個人來却便心虛意妙頭圓足方耳聰目明
手恭口止生性雖亦同乎山水禽獸草木而能鋪張
顯設平成乎山川調用乎禽獸裁制乎草木由是限
分尊卑以為君臣之道聯合恩愛以為父子之道差
等次序以為長幼之道辨別嫌疑以為夫婦之道篤

投信義以爲朋友之道此則是因天命之生性而率以最貴之人身以有覺之人心而弘夫無爲之道體使普天普地俱變做條條理理之世界而不成混混沌沌之乾坤矣

又謂林生曰汝所受用者復是如何林生曰自領教來常持此心不敢放下予顧諸士夫嘆曰只恐林生所持者未必是心也林生竦然曰不是心是何物耶予乃徧指面前所有而示曰汝看此時環侍老少林林總總個個反著足而立傾著耳而聽睜著目而視一團精神果待汝去持否豈惟人哉兩邊車馬之旁

列上下禽鳥之交飛遠近園花之芬馥亦只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豈惟物哉方今高如天日之明熙和如風氣之暄煦藹如雲烟之霏密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林生未及對而諸老幼咸躍然前曰我百姓們此時懽忻的意思真覺得同鳥兒一般活動花兒一般開發風兒日兒一般和暢也不曉得要怎麼去持也不曉得怎麼去放林生又問曰公祖謂諸老幼所言既皆渾是本心則林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予復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但即有

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可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所容其持也林子於此心渾淪圓活處曾未見得而遽云持守而不放下則其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見聞之想像持主益堅而去心益遠矣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林生復進而質曰諸生平日讀書把心與意看得原不相遠今公祖斷然以所持只可是意念而不可是心不知心與意念如何相爭如此之遠也予浩然發嘆曰以

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皆然矣又何怪夫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個却是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學聖是猶煮沙而求作粥縱教水乾柴盡而粥終不可入口也諸縉紳請曰意念與心即是不同也須爲諸生指破渠方不至錯用工也予嘆曰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林生亦可得以用力執持矣諸君聞而嘆曰然則不可著句指破處便即是心地之心林兄欲得天地之心而持循之其尚自復以自見始於是林生及諸師友請於明倫堂聯四日之

會而後別

以上近溪先生語尾集

心苑餘材卷之下終

跋

陽明之徒每云學問頭腦而其言實出于朱子題言既辨焉然則陽明之頭腦即為朱子之頭腦也無疑矣頭腦既同則其他有少出入亦安得不謂之同耶自古聖賢立言不必皆同也論語說仁大學說三綱八目中庸說未發已發孟子說性善養氣周子說靜程子說敬何必其言一一雷同哉惟其頭腦同則其立言雖少異而不害於其為同也若夫一一守古則而不能變通則是死物非活道也安能隨時應機而濟世成務耶吾大人卓然眼目蓋有見于茲因採

心齋集本
卷之六
四子之言有益於其辨頭腦者若干言以集成卷便
於學者亦一片婆心而已雖然此意唯可與識者言
之也若向不識者而言之便是癡人面前說夢一任
其貶駁縱橫云爾

文化十一年甲戌之冬

男
俊迪謹跋

柳泓鎌田先生著述目錄

朱學辨一卷

已刻
半篇漢文半篇片假名

心學五則一卷

已刻
平假名

理學秘訣一卷

已刻
片假名

中庸首章講義筆記上下二卷

已刻
片假名

心苑餘材上下二卷

漢已
文刻

道之谷響二卷

平假名

心之花實三卷

平假名画入

莊子譯說初編三卷

未刻
片假名

同二編

同三編

究理緒言上下二卷

未刻
片假名

老子鑑上下二卷

未刻
漢文

詩文鈔上下二卷

未刻

擬水滸傳十五卷

未刻
漢文俗語

辯本稿本十五卷
天字墨土下二卷
安野語言上二卷
蘇子詩話三卷
京都書肆

脇坂仙次郎

賣弘所

伏見屋半二郎

橘屋義兵衛

大坂書肆
本屋吉兵衛

中書首直書美筆
以學正俱一卷
野學公始一卷

米學辨一卷
米學辨一卷

吟吟錄田次主著文目録

